

青 碟

奶奶捧着没有完全补好的碟，
她满眼遗憾和痛惜的神情让青碟不忍看，
他箭一般地射出去，
追上补碗匠，
拦住他的去路。





青碟把一根棍子和扫把接起来，清理盘在奶奶房间角落的蜘蛛网，以免蜘蛛尿滴到奶奶身上。蜘蛛尿有毒，被淋到的皮肉会溃烂疼痛。

八十多岁的奶奶躺在窗前的光头床上，阳光从大窗射进来，照在奶奶身上。奶奶已经病了好几年，天天喝药水，浑身散发着药水味。青碟觉得晒着太阳的奶奶就像一块老当归。

奶奶突然坐了起来，枯老的手掌像树叶一样托着耳朵，仔细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哟，就是那个吆喝声，来了。”

青碟以为奶奶又迷糊了，他明明只听到风摇动窗外面那棵树的声。

奶奶让青碟到村外去把补碗匠叫来。

“你听错了。”青碟嘀咕着，脚却往外面迈。

“补碗了，补碟哟——”

一阵吆喝声从不远处的山坡传来。青碟放眼望去，只见一个老人挑着担子走在稔花丛中，阳光下的山稔花开得红艳，连那个早已皮黑肉皱的补碗匠也显得额外耀眼。他的吆喝声时而短促有力，时而悠远绵长，像被风赶着跑来跑去。

吆喝声朝青碟他们村而来。

补碗匠一进村，那奇怪的吆喝声就把孩子们都给吸引去了。

村里的大人对补碗匠并不陌生。以前的乡村，每天都有补碗匠、桶箍匠、磨刀匠、木工匠等民间手艺人来走村，吆喝声声此起彼伏，在那个寂寞而又贫困的年代，那些吆喝声就是村里最动听的音乐，走村人就是他们熟悉的客人。那时，村里人舍不得扔掉破旧的碟碗桶盆勺，只要还能修补，一定修补。然而现今的乡村已和往时大不一样，日子渐渐好过起来的人们不再像从前那般珍惜东西，旧一点的破一点的都扔，手艺人也渐渐在乡里乡间销声匿迹。像青碟那么大的孩子就是手艺人在乡村日渐消失后出生的，补碗匠对他们来说就是奇怪的人，他每吆喝一声就招来一阵大笑。孩子们像在围观一个傻瓜。

青碟也跟在补碗匠后面，和大家一起笑，暂时忘记了奶奶的嘱托。

补碗匠挨家挨户讨碟碗补，可人家还是说不想补。青碟看他跟人家讨东西补的样子，像个乞丐，同情他、可怜他，还有



点讨厌他。

青碟回到家，奶奶问他：“补碗匠怎么又往后村头吆喝去了？”

青碟再次出去找补碗匠。

补碗匠跟着青碟到了家。青碟的奶奶看到挑着担子的补碗匠，黯淡无神了多年的眼睛奇迹般地闪烁着光亮。

“大姐，你家有碗碟要补吗？”补碗匠问青碟奶奶。

“没有。”青碟说。

“有有有。”奶奶连连说了好几声。

奶奶让青碟从她那只檀木箱子里把一个荔枝木盒拿出来，檀木箱和荔枝木盒都是奶奶的嫁妆，只有贵重的东西才会放在里面收藏。

奶奶从盒子里拿出一包用红绸布包着的東西，打开以后，是碎成七八块的青瓷碟片。她问补碗匠，这个能不能补好。补碗匠放下担子，拿过那几块碎片看了一会儿。他说明天能补好送来，保证补得碟面光滑，滴水不漏。

补碗匠不仅免费补碗，还对青碟奶奶连声道谢，感谢她拿出这只碎碟让他补。青碟觉得再也没人比他傻了。

补碗匠又继续到别的人家去讨东西修补。有人怀疑补碗匠是不是得了类似疯癫的怪病，才如此痴迷于自己年少时就身怀的技艺。

补碗匠厚着脸皮讨完全村，仅有的收获就是青碟家的那只

碟。他带着碟去旧屋场，在那里借宿。

旧屋场在离青碟他们村不远的坡上。几十年前那里是一个烧碗商的作坊，后来商人的生意破败，儿孙抛弃旧屋，到新的地方筑房，那些老房子就陆续倒塌，变成荒凉的鬼怪传说之地。尤其是那间破屋顶上的碗碟，更成为孩子们眼中最诡异的物件，关于各种碗鬼和碟鬼的传说沸沸扬扬，胆小的人根本不敢靠近那里。

奶奶惦记着她那只碎碟，派青碟当眼睛去看看。

补碗匠正在做饭，他饿坏了，要吃饱了才开工。青碟爬到断墙上，拿弹弓射击残留在一处屋顶上的碗碟，石子击中碗碟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

正在生火的补碗匠走过来，叫他莫射击屋顶上残存下来的碟碗，他说，它们都在屋顶上生活六七十年了，算起来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补碗匠伸长脖子仰望屋顶的碗碟，饱含深情。

青碟觉得他不是再说碗碟，而是在说人，感到可笑：“你是修补碗碟的，当然觉得它们珍贵了。可是，它们有什么用呢？再说了，这房子也奇怪，哪有人把碗碟放到屋顶上的？”

“它的价值与意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懂了。唉！”补碗匠摇头叹气。

“好像你懂一样。”青碟不太服气地顶了他一句。他满不在乎地打量那残墙破瓦，还有那些被补碗匠视为珍宝的碟碗，



不认为它们能有什么价值和意义。

补碗匠那用石头搁成的三脚灶上盛着一口砂锅，灶膛里的柴火微红，锅里煮的米饭已经飘香。补碗匠减一点灶膛里的柴火，从担上挂着的一只布包里拿出一小把干萝卜片，放在早已摆在石头上的小碟子里。他的晚餐开始了。

“太阳还挂那么高，你就吃晚饭了？”青碟问他。

“午饭晚饭一块吃。”补碗匠说。

青碟准备走，不想看他吃饭。在他转身走的时候，补碗匠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你家的那只碟很有年头，是一个叫李酒碗的前辈烧的，他烧的碗和碟可是一等一的好品。”

“李酒碗？”青碟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，很像他家里谁的名字。青碟使劲儿从记忆中搜索，他记得在哪里听过。“噢——想起来了，是我爷爷。”

“李酒碗是你爷爷？”补碗匠想从他的相貌上寻找与李酒碗有关的痕迹，“他还有这么小的孙子？”

“我一出生就是三个侄子的叔叔，有些人以为爸爸是我爷爷。可是，你怎么知道这只破碟就是我爷爷做的？”青碟指着放在担子里的那堆碎片问。

“这个碟的花色是他创的，图案是细叶雷公根（我们这一带人常常喝的凉茶）。图案经他艺术处理过，有一种乡村的简朴和天然的灵性美，这句话是雷师傅说的，你爷爷是他的关门

弟子，他的技艺是五个弟子中最好的。雷师傅在自家作坊边上起了这几间房，特地在屋顶上压碟碗，全是他的弟子的作品。我和我父亲也来过这里，那天是雷师傅的寿辰，来贺寿的人很多。有一个品碗碟的环节，你爷爷和他的师兄们摆出各自的作品供来客们欣赏。来贺寿的人中大部分是远近商人，那次，你爷爷的作品拿到最多订单。这只碟就出现在当时的展台上，识货的行家对这只碟赞赏不已。这只碟的价钱也远远超过其他的，但他不卖。”

青碟曾听奶奶说爷爷是做碗碟的，爸爸偶尔也会讲爷爷以前的事。可能是因为爷爷死得太早，他从来没有见过，也不知道烧碗是怎么回事——仿佛是别人家的事，遥远而陌生——现在听补碗匠讲起，像一个传说。

补碗匠吃完饭，开始工作，青碟想帮他挪动担子，补碗匠一看他那双手的力度，就摆手阻止：“我自己来。”

就这破担子，还是碰不得的宝贝？青碟心想。

补碗匠知道青碟心里想什么，就说：“补碗的招牌行头，就是这副挑子，当然是宝贝。”青碟打量他的宝贝：挑子两头都是箱式小柜。

补碗匠从担子里拿起一把小钻子，在青碟眼前晃了一下：“这是我的当家工具，俗话说‘没有金刚钻，揽不了瓷器活’。”



他又依次给青碟说他的板凳和担子，“补碗是个技艺活，也是个力气活，钻孔时需要力量，坐四角小木凳才好运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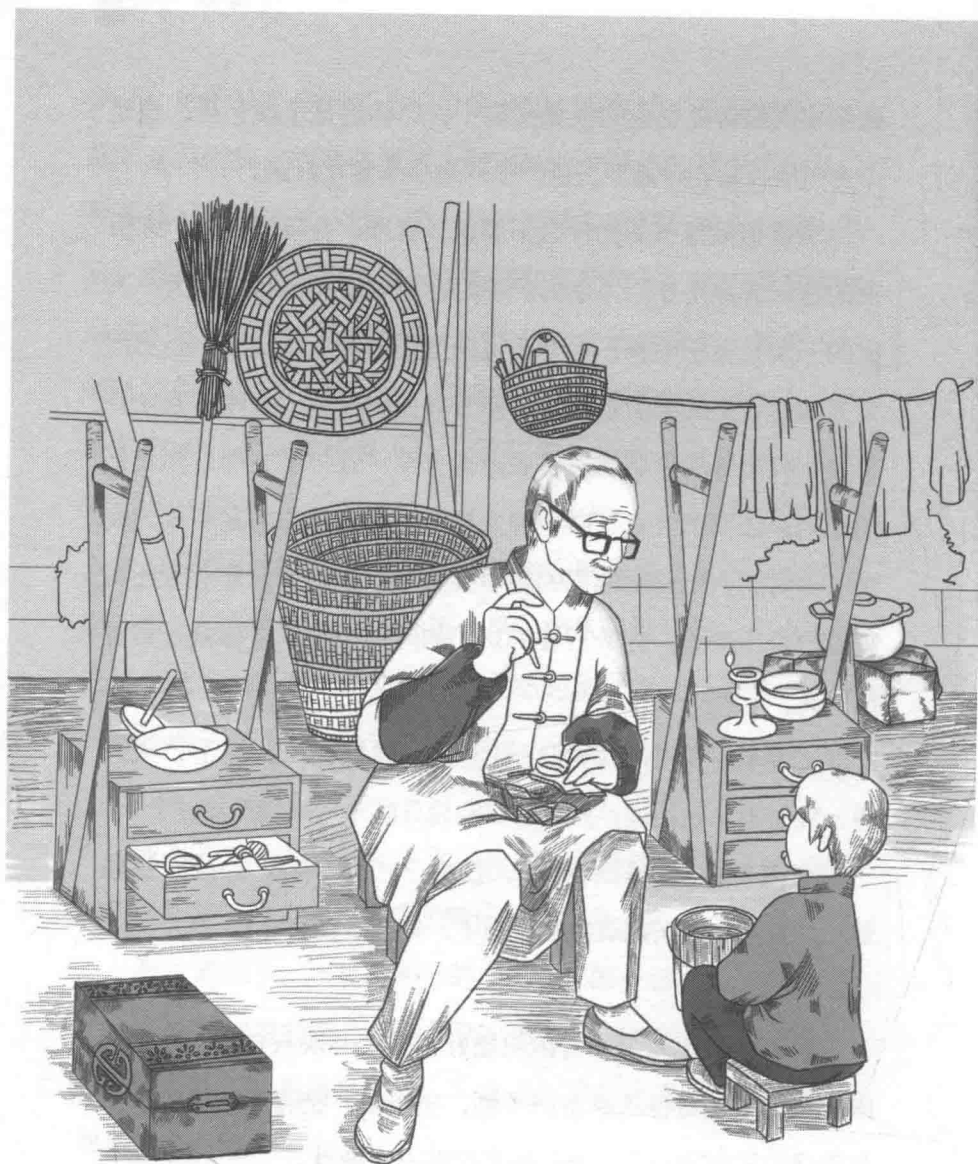
青碟追问他爷爷为什么不卖这只青碟。补碗匠说：“你爷爷的这只青碟是专门为你奶奶烧的，你爷爷和周村一个大户人家的三女儿互相中意，那女子也就是你奶奶。她父亲一心想把女儿嫁给镇上的米店老板，对你爷爷提出苛刻的条件，要你爷爷烧一只上等的青花碟，碟底还得有个‘青’字，那是你奶奶的小名；还要求‘青’字不能太显，要隐在碟的图案中成为装饰。那时，人们都说他们的婚事要黄了。谁知道，你爷爷还真把碟给烧出来了。你爷爷娶你奶奶的时候，这只青碟就是贵重的聘礼。”

“难怪，以前奶奶把它当宝物一样摆在床头柜上，天天看，轻易不让我们碰，只在爷爷的忌日时才用来装祭品。”

青碟想翻看那几块碎片，找那个“青”字。补碗匠拦住他：“别不小心又把碟片给碰损了，补好了再看。”

补碗匠把小木凳和钉碗担摆好，披上一块灰白色的麻布旧围衣，戴上灰白色的麻布旧手袖，坐下来，把青碟给他的那一包碎碟片放在围衣上，小心地拿起每一块细看。

补碗匠用小刷子把碎片逐一清理一番，再用细胶泥粘拼成原状，然后操起金刚钻，在碎片上逐一对应钻眼，钻好对称的





两个孔后就按上搭钉，用小锤子轻轻敲一敲。碎片太多，棱角又多，钻眼比较麻烦。

“这是你爷爷烧给你奶奶的定情物，你奶奶理当会好好珍惜，怎么会打得这么碎呢？”补碗匠不禁好奇，“这碎片，碎得离奇，碎得有故事。”

青碟的脸慢慢涨红起来，其实，这碟是他打碎的。那是五年前的事了，他都差不多已经忘记了。

青碟七岁那年，一天，一帮孩子在村头玩闹。大家互相给对方起花名（外号），烧坏的花名就是青碟起的，嘲笑他的脑子被火烧坏，做事才总会出错。烧坏反击青碟，说他就是他奶奶摆在柜面上的那只青碟，从碗窑大火里烧出来的东西才叫烧坏，只配摆在柜面上空着，只有在他爷爷忌日那天才装点糕点。烧坏说，作为碟，平时不能装菜，摆在饭桌上就是丢脸的，就是坏碟。

大家都笑青碟。有些人见了青碟就故意端详他，问：“这只青碟是摆在柜子上的那只，还是有腿走路会说话的那个呀？”

青碟被笑多了，心里恼火，怪奶奶把青碟的名起给他。当然了，他不能对奶奶发火，就把气撒在那只碟上。他趁奶奶不在屋里，就爬到大床上，把青碟拿到院里朝石板上一扔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青碟碎成数片。

奶奶看到躺在地上的那些碎片，“哎呀”一声，手捂住心

口。打那以后，奶奶就病倒了。

青碟想起这件事，觉得奶奶的病就是他害的。

补碗匠抬眼看他：“在悔罪吗？”

青碟不禁吃惊于他的眼力，他竟然能洞悉自己的心事。

“放心，能补好的。”补碗匠安慰他。

天色暗下来，补碗匠终于把最后一枚搭钉安好。

补碗匠从担子里拿出一盏灯，拿根柴枝从灶膛里点上火，把灯点亮，借着灯光再小心地用小锤子轻轻敲敲碗。然后他从小木桶里舀了一小碗水倒进碟子里，张开十指，把碟托高在头顶，睁大眼睛细细看裂缝处有没有水漏出来。“过去，大家都很节俭，珍惜碟碟碗碗，破裂后还是舍不得丢掉，等补碗匠来补好，又用好几年。现在的人哪，唉！真是！裂一点就丢。补补多好呀！补补就好啦！”

青碟的手掌贴在光滑的碟面上，没感觉到有水，也感觉不到有补钉和裂缝刺手。

“你爷爷烧得一手好碗碟，只可惜你爸爸喜欢酿酒，当了一名酿酒师，没继承这门技艺。唉！可惜。你爷爷的好手艺没在你家传下来，到现在，可能碗碟也没有几个留下来啰。青碟呀，好好保留它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福气。”补碗匠说。

青碟捧着爷爷烧的碟，感觉碟越来越沉，需要用力捂在胸



口。他从来没想过爷爷长什么样，不过，现在他仿佛看到爷爷的笑容，装满整碟。

旧屋场，这个曾经被青碟当成碗碟鬼怪出没的诡异之地，从此也成为他守护的圣地，那旧屋顶上的碗碟象征着爷爷的荣耀，也是他的荣耀。

青碟把碟包好，抱起来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一道手电筒光划过来，接着就听到爸爸的声音：“青碟——”

“爸爸。”青碟惊喜地答应着，他想不到爸爸也会到这里来，“我正准备回去呢。”

爸爸说着就到了。

“师傅，那只碟补得怎么样了？”青碟爸爸问补碗匠。

“补好了。”补碗匠答他。

“补得可好了。”青碟高兴地说，“我们应该给手工钱。”青碟以为爸爸是来付手工钱的。

补碗匠连连摆手：“不收不收，说过是免费补的。”

爸爸从他手里把碟拿过去，让青碟到外面去等，他有话要和补碗匠说。

爸爸和补碗匠在火塘边坐下来说话，青碟听不清楚他们说什，但能感觉到不是小事，莫非爸爸还有很多碗碟要找他补？

回去的时候，青碟发现爸爸没有把碟带回去，他留给补碗

匠了，他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这样做，但爸爸叫他别多问。

第二天一早，补碗匠就来了，亲自把碟给奶奶送来。

青碟的爸爸好像早就在等补碗匠，陪他一起去奶奶的屋。青碟也跟着进去。

“你还亲自送来呀。”奶奶客气地对补碗匠说。

“是，要亲自送来才行。”补碗匠的声音有点沉，“这只碟，我没能完全补好，不过，我明年接着来补。我要回去好好琢磨一下。”

奶奶不敢相信他的话：“你的手艺不可能补不好这只碟呀。以前，你连更碎的碗都补好过。”

“那是年轻时。现在年老了，又有十多年没动过工具，手有点生。明年我再来，你等我明年来呀。明年要是还补不好，我后年还来，你也等我后年来呀……”

补碗匠的话让青碟糊涂了，昨天晚上他明明把碟补好了，不明白现在捧在奶奶手上的这碟为什么会有两道明显的裂痕。

“这……”青碟刚想说什么，爸爸及时用眼色把他止住，然后叫他出去，并小声警告他别跟奶奶乱说话。

青碟隐隐觉得，这件奇怪的事是爸爸策划的“阴谋”。

补碗匠走了，他挑着的担子里好像装有千斤重的悲伤，压



得他的脚步凌乱，腰板微弓。

奶奶捧着没有完全补好的碟，她满眼遗憾和痛惜的神情让青碟不忍看，他箭一般地射出去，追上补碗匠，拦住他的去路。

“等等，你明明把碟补好了，为什么要说自己补不好？”青碟仰头直视他的眼睛。

补碗匠的嘴唇抖动了几下，最终却没有抖出什么话来。

“你和我爸爸一起骗我奶奶。你要是把好碟给我奶奶，我奶奶就不会那么难过，她的病就会好了。”青碟气愤地说。

青碟太生气了，抓住担子的绳子用力扯，大声责问：“作为一个补碗匠，这样说谎骗人，以后还有脸再挑担子走村吗？”

青碟的这句话像箭一样穿透补碗匠的心，他“突”的一下，个头矮下去一些。

“可不是吗？作为补碗匠，明明把一个碟补好了，却要假装补不好，明明想在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再出来好好补个碗、补个碟，却要以这样的失败告终。唉，说不准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出来做工了。从我正式出师走村开始，就没有失败过，这是唯一的一次！”补碗匠眼里有湿湿的泪影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青碟的语气微微柔软了一些。

“你不明白你爸爸的良苦用心。这只碟如果补得完好无缺，你奶奶的心愿可能就了了，而你爸爸、你伯伯他们希望你

奶奶能活到一百岁，甚至更久。如果留一点裂痕在明年补，在后年补，在后后年补，她可能就会一直等下去。当然，我可能也会为了我的愿望，坚持着一年年走下去。”补碗匠说。

青碟抓着绳子的手慢慢松开。

他陪补碗匠走了好一段路，走着走着，他好像能明白补碗匠为什么这么老了还挑着担子出来走村，免费补碗。

上了一道坡，消散在补碗匠身体各个地方的力气好像凝聚起来，他突然变得有力，高声快速地吆喝起来：“补碗啰——补碗哟——”他吆喝三声以后突然换了另一种声腔，接着又再变换另一种声腔。他善于模仿别的补碗匠的吆喝声。补碗匠用最快的速度把几种腔调的吆喝声交错变换，就好像有很多个补碗匠在一起吆喝着走村，听起来很热闹。然后，多种吆喝声慢慢减少，最后只有补碗匠自己的吆喝声在乡野中孤独、微弱地响……

补碗匠走远了，连同他那微弱的吆喝声也远去了。

铁马镇

那个繁荣昌盛的铁马镇我们看不见，
摸不着，它留在遥远的过去，
不，应该说它可能只存在于固善老人的描述中。

